

最近北京戏校纪念建校55周年来沪演出，蒙孙毓敏老师见招，我犹豫之下，选择了7月29日的日场。老实说，这么热的天，我又这么大的年纪，上一趟剧场需要鼓起很大的勇气。出门的时候正值烈日当头，散场的时候忽然天降大雨。所幸很快就叫到车子，否则那情况就有点“惨”了。

不过这个日场演出有点别致，倒有一半时间在展现学生学戏的情景，当然是“冰山一角”，只显露了一小部分。据说这是一位外友国人的建议，可以让观众窥视京剧的“奥秘”，满足一点好奇心，舞台上的花团锦簇，背后却有着如此的艰辛。

我一面在看演出，并跟着别人为学生在台上的跌打翻扑鼓掌叫好，一面思想却在“开小差”，似有所悟。一学京剧最好还是从小学起，打下了扎实的“幼工”基础，上了台，一举手，一投足，身段、眼神，总比较到位。“半路出

17世纪时欧洲的上层社会开始流行男子戴假发(wig)，假发的大小与男子的地位有关，地位越

高假发越大，有些假发甚至披到肩膀和后背，真可谓是big wig了。后来假发虽不流行了，但bigwig倒变成了一个英文单词，常被人们用在背后议论和取笑那些自以为很了不起的“大人物”。

二次大战后，汽车机械工业发展迅猛，在许多机械的运转中，大轮子(big wheel)常带动一些小轮子，大轮子的作用至关重要，因此人们常用big wheel

8月12日晚，一阵电话铃声，拿起话筒，对方报出要找的人就是我。脑子像计算机扫过自己认识的人，“谁呀？”“我是上海站治安派出所……”听了这话，我的心一紧。何事？姓胡的民警同志在电话那头告知，我那一年前丢失的自行车找到了，让我最好挂了电话后马上就到派出所去一趟。我既喜又疑。我当时并没有报案啊，派出所怎么会这么准确地找上门来？我按照来电的要求，赶紧前往派出所。

一路上，我在寻思。去年的2月，我刚买的这辆新自行车用了还没到3个月，便又被偷窃了。近3年内，我已丢失了3辆自行车。听说周围人

的说法，如今自行车被偷这事，实在是不足挂齿。丢也就丢了，压根就没想过要重新找回来。不过，近来也时不时从媒体上获悉，公安机关也会举行什么被偷财物发还大会，其中也有市民领到丢失的自行车——这当然都是报案登记过的。可我，怎么回事？派出所是不是从自行车的钢印上寻到我的身份证件，再找到我的家？反正要谢谢派出所，想着想着，派出所到了。

进了坐落在上海站北广场的治安派出所，“公安文明”之风让我解除了紧张之心。我出示了身份证件，购买自行车的发票，民警同志热情地帮我复印，我见到了一年多前丢失的自行车。我好奇地打听是怎么找到的。民警一番介绍。原来，在不久前车站附近的一条马路上，有市民发现这辆自行车放了很长一段日子，便报告了派出所，经再观察一段日子，还是未见人动过它。细心的民警就把这车带回派出所，一番调查，找到了车主。整个过程似乎简单，但内涵不简单。在派出所里，另一个民警指着经办人胡民警对我说，在派出所的工作中，这可算是“芝麻”了，但一辆自行车放在马路上，能看出“苗头”，足见上海民警的明察秋毫之本事，同时也看出“人民警察为人民”的实际行动。

踏着这辆失而复得的自行车，从上海站出发，一路上平添了感受些许——平安上海，正是有众多像胡民警这样的默默无闻者，在为这座城市奉献着……

“家”的人唱得再好，在这方面总稍逊一筹。

二、造就

一个京剧演员要下多大的功夫吃多大的苦，所谓“冬练九九，夏练三伏”。在早先的“科班”里，动不动还要挨老师的打。也真奇怪，我见过一些京剧名家谈起小时候挨打的情况来，竟都含有一种感激的心情，说“打也有打的好处”，一时的疼痛难忍，却永远铭记了老师的教导，再也不敢怠慢了。

请千万不要误会，以为我在为这种落后封建的教学方法翻案，只是想强调一下学戏之难，成名不易。现在的老师可开明了，对学生呵护备至，只要你肯学，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给你。相信现在的学生多数也是理解的，学起来很自觉的。

当年盖叫天先生在家里的庭院中指点几个孙子（张翼鹏的

浮想

秦绿枝

不拘小记



西方人眼中的“大人物”

福华

来比喻那些重要的大人物，如大公司的老板、政治家、著名的电影明星等，即所谓“大亨”一类的人物，他们呼风唤雨，发号施令，是名副其实的“大轮子”。

西方人爱看喜剧，早期的喜剧中妙语连珠的主角常被其他的演员扔香蕉（或类似香蕉的黄色水果），喜剧的主角被称为 top-banana；top 是最高的了，推广之，在某一领域内顶尖的大人物，亦常被比喻为 top-banana。

在保龄球游戏中，击中了一个关键的目标可使其他的目标全部落地，这个关键的目标称为 kingpin；在某些组织或活动中，有些人亦起着关键的作用，少了他们事情就不能成功，人们将他们比喻为 kingpin，西方媒体中对犯罪团伙和黑社会中的大人物常称为 kingpin。



儿子）练习。

一天对在一旁参观的客人说：“这就是炼钢炉，出钢

不出钢，全看小将们自己了。”

出钢，就是出“角儿”，出名家。看京剧就是看“角儿”，看名家。他们既有天赋，又肯努力，唱做念打各有一股特别诱人的魅力。看他们的戏，能得到视听上特有的享受。除非京剧将来被改造成另一种全新的艺术形象，相信多数的观众都和我具有相同的观点。望着眼前的这些新苗，不免浮想联翩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孙毓敏坐到了我旁边的座位上，本想与她攀谈几句，可她真忙，手机一会儿就响（轻微的），一会儿就响。又不知什么时候，她不见了。她现在大概是北京戏校的“名誉校长”，照理可以消闲一些，但看样子还是闲不下来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孙毓敏坐到了我旁边的座位上，本想与她攀谈几句，可她真忙，手机一会儿就响（轻微的），一会儿就响。又不知什么时候，她不见了。她现在大概是北京戏校的“名誉校长”，照理可以消

从有限的交往中，我对孙毓敏的大体印象是她对京剧有执著的爱，更有坚定的信念。对老师荀慧生和荀派艺术的传承和发扬，尤其倾心尽力。也不止她一个人，所有的荀派弟子都同此心愿，出现了一个很好的现象，相互之间很少意气之争，这样做起事来就要顺利得多。电视剧《荀慧生》放映后，虽然褒贬不一，毕竟拍成了。由王家熙先生主编的介绍荀慧生和荀派传人的大型画册也将杀青。促成这些事情的人如论功行赏，孙毓敏应该名列前茅。

孙毓敏这次还带来了她写的书《我这两辈子》。我不好意思向她要来看。猜想内容，肯定是以“文革”中她死而复生为界，把自己看成是活了两辈子的人。换种说法，就是一辈子当成两辈子过，人生态度相当积极，值得我好好学习。因为我总是把自己的一辈子，看成顶多只有半辈子。

苏州之所以称为水城不仅在于它有纵横交错的小河，还在于有密布于旧民居里的老井。在我家的灶间与柴间之间的蟹眼天井中便有一口老井。井栏圈不大，但它深邃而清澈，是我家聚居的上代弟兄三房及邻居们的共同水源了。井水冬暖夏凉，很是受人欢迎。而我对这口老井的感情特深：每当快进入用水的高峰期夏季了，我则专程去买了半斤明矾屑倒入井内，再拿竹竿在井水中捣几下，让它澄清。这样整个夏天的饮用水便确保无虞了。那水一吊上来，清澈透明，肌肤接触之下那可真的是晶莹亮，透心凉。

那井（其实万物皆然）是有灵性的，给它滴水之恩，它便涌泉相报。

一早我们每户人家先吊好要用吴凤珍的水后，就把西瓜放入包裹或网袋，用绳子吊进井里去冰镇，一口小小的井里吊满了西瓜。那时它便是我们的公众冰箱了！一双双小眼睛盯着围墙上的太阳的影子看，当照到斑驳的墙上某个图像时，孩子们欢呼着一致涌进了这个蟹眼天井去吊西瓜了！仿佛那西瓜是井里长出来的。一剖开西瓜，蜜甜还加上冰凉，那个滋味哪……

待这火球般的太阳落山后，我们吊一两桶井水把天井及门口的人行道上洒个透湿。爱幻想的我则坐在那儿盯着这从地上升腾起来的薄薄的水雾，把它拟作变幻莫测的黄山顶上的云雾，并有滋有味地欣赏着……

待地上的水蒸发时带去了大部分的热量后，我们把桌子搬到了天井里，开始吃我们的风凉晚饭了。晚饭后，老人们则靠着一只藤椅静静地在弄堂口处，说那儿有穿堂风。似睡非睡地微闭着眼，手捧的那只半导体里正播放着醇厚的蒋调开篇。

苏州的夏夜自有她自己的风趣，这里有城市本身的文化底蕴、人民丰富的文化底蕴等因素。但这一切宛如放入茶杯的一撮新春的明前碧螺春，被这清澈的井水一个冲泡，浅绿色的茶汁便清香四溢了！可以设想如果没了这阴凉的井水来冲凉这个发烧了的地球的话，谁还乘得下这个风凉呢？

因了被污染，我娘家的那口老井早被废弃了。虽然我们已有了比井水更先进的电扇与空调来防暑降温，但对于昔日与老井之间的一段情缘不会因此而消失的。

老井哪，我在怀念你，料想你也在怀念我吧？

子宫肌瘤该一刀切

杨晓玉

夏日的一天，一位头发稀疏、面色灰黄的外地女性患者来我院求诊。这位女性仅34岁，就已出现落发、掉牙等“早更”现象。原来七年前，她因子宫肌瘤被施以切除子宫的手术。术后的最近几年，她除“早更”以外，还一直被胃下垂、尿失禁等病所困扰。在给该患者会诊时发现，病历上显示的这位患者的子宫肌瘤直径只有约4厘米，症状并不符合手术指征，切除的后果则引发更年期提前。

子宫、卵巢，不仅是女性重要的生殖器官，还具有内分泌功能，能产生许多活性物质，参与体内生理及病理过程。子宫肌瘤，作为一种激素依赖性疾病，它是常见、多发的，但其确切病因却至今不明，可能与患者体内雌激素水平过

高，长期受雌激素刺激有关。也与外源性雌激素的摄入，如长期使用激素类药、食品有关。统计数据表明：约20%—50%的患者，是没有明显症状的，这与肌瘤的生长部位、速度、大小，以及有否变性或合并其他疾病有关，其中，关系最密切的为生长部位。生长在子宫表层，凸向腹腔的浆膜下肌瘤，一般不会引起大出血、经量多等症状，只有瘤体过大（约5厘米以上）、生长过快，影响腹腔内其他器官功能时，才需治疗。但生长在子宫内膜的黏膜下肌瘤，即使很小，却会引起明显的出血症状。

对于子宫肌瘤，很多女性之所以盲目接受全宫切除，主要是担心子宫



杏林夜谈

肌瘤的复发和癌变。而实际情况是，子宫肌瘤癌变的几率，仅为十万分之二十四。绝大多数的子宫肌瘤属良性，故其治疗原则，应根据病人的年龄、生活要求、症状、肌瘤的大小及部位、生长速度等全面考虑，其中主要为年龄因素：病人年龄在20多岁、对婚育有要求的女性患者，临床症状也不明显，应尽量采用保守疗法。20岁到40岁左右的、已婚育的女性患者，也勿轻易切除子宫，因为，子

一扇送清凉

润彤

39.6℃、39.5℃、39.1℃……申城连续桑拿天，出门上班好热呵！

来了一辆空调车，大家眉舒展，一拥而上。又来了一辆普通车，有人皱眉，有人原地不动，宁可等下一辆车了。可时间不等人呵，还是有人不得不上了普通车。

咦，今天车上真特别，每个座位上拴着一把纸质的无柄广告扇，拿来一扇，顿感身上一阵清凉，心中一股暖意……

可也有不上台面的，司机说，车才开了两圈，扇子已少了三把，唉……

闭上眼张着嘴尖叫起来，我也是双手抓着艇舷带，伴着飞溅水花，急流直下，有惊无险，很刺激，如广告词中说的那样：玩的就是心跳！

一路时惊时险时平时静，漂至溪沸石拱桥，水流缓缓，清净河水在温和阳光下更加清澈，水底软细白砂及鹅卵石清晰可见

七月的天仙河

安子

见，那生于河底的簇簇水草，随着木桨划水蠕动轻飘曼舞，我心随之荡漾起来。在此略做歇息时与保护安全的船工聊了起来，他对我说，天仙河的美，不是水中的卵石水草和清澈的河水，而是沿河两岸宛然成画的山峦群峰。我顺着船工的指点，放眼两岸，山脉重重怪石嵯峨，黛峰翠岭中的草木奇诡和眼前波光粼粼的河水镶嵌一起，确实让人心醉；野鸟山雀在葳蕤的竹草山树中传来的欢歌，声声相闻，在我

耳膜中温柔地回响。我贪婪地聆听同时也扩展着肺叶，尽情呼吸着河水和山风带来的空气中甜润与潮湿。

仙女沼的传说把天仙河更加神化了。据当地山民说，相传，仙女飘游人间。她们看到天仙河山清水秀美丽如画，便落于此，在河里游水嬉戏之后，对着随身携带的宝镜修妆一番，拖着长长的彩裙飞回天上。有个仙女遗忘了一块宝镜于此，那块遗落的宝镜便成了现在的仙女沼。望着水色幽静平滑如镜圆的一泓沼水，遐想也是顿然而生，是莫名的，像是缠裹在山中流岚一样飘渺隐约，没有头绪，倒像是种欣慰，一种快感，一种诗情，一种画意，激励着我奋力挥动起木桨向前划动，动机也很单纯，就是想寻找天仙河更美的神韵仙境……

漂九曲十八弯天仙河水，冲激流过险滩撞礁石，伴着偶尔间传来的岳西高腔，荡游其中，闲情悠然。七月的天仙河，就是这样充满着美丽与神韵，把你简单地从喧嚣尘世带往世外桃源。